

湫 土

宋建元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土 渦

宋建元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陕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：藏 云 李晓娟

封面设计：阿 宇

涡 土

宋健元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400 千字

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SBN 7—5418—1214—5/I·343

定价：15.80 元

— 历史情缘

似梦非梦，似醒非醒，似在人间，又似在……

他清清楚楚，血淋淋，气喘喘地被一伙拿刀的拿枪的人追赶着，赶杀着；他拼命地跑，拼命地跑；他们拼命地追，拼命地追……

前面好像一座山，又好像一个沟，一个海，一块平地。有云护着，有树护着。他顾不得停足辨认，便挺身扑了过去……

悠悠忽忽，昏昏沉沉，他跌入了深谷，他只觉得全身疼痛难忍。回头看，却不见了那伙拿钢刀钢枪一直在追他、要追着杀他的人，他的心这才平静下来，长长地出了口气。这才用他粗糙的手抚摸身上的伤口，撕下他的布衫袖子擦血、包伤，伤痛似乎减轻了些。

这时，他才举目四下张望：高高的石山压在那边，光秃秃的土岭拥在他的脚下。他躺着的这个深沟，就是山洪在黄土岭上冲出的一个深深的沟。沟里静悄悄地——死一般的静寂。

他听到肚子在咕咕叫，他饿了，好像两天都没有吃饭了。他看看身边：干枯的树叶，粗糙的黄土和砂石——没有什么可吃的。他再抬起头向远处扫视，看有没有可求食的人家和安歇的场所：沟上沟下，空荡荡的没有人家。但在那边沟沿上，半坡里却有几只敞口土窑，有的崩塌，有的还撑着，像是住过人的，现在成了兽居鸟住的寒窑。他得和鸟兽争食争窝了。

他挣扎起来，又挣扎着折了根枯树枝，半爬半走地向那边空

窑洞爬去……

他爬过一个小土坡，在快接近那几只空窑洞时，他忽然发现：在那几只空窑洞的那边，有一口住着人家的窑洞，虽然没有院墙，却有门板和纸糊的窗子，院子里还堆放着麦秸，包谷秆等柴禾。有棵不大的柳树在秋风里摇摆着，发着凄凉的声响。他大喜过望，立即加劲地爬，想爬过去讨点吃的，因为他太饿了。

他又悠悠忽忽地向那边有门窗、有柴禾、像有人家的窑院挺起身子走去。他没敢走近窑门，窑门紧闭。就在院子扯长声音叫着：“大婶，大叔，可怜我这落难之人，给口吃的吧！”他这么开始叫时，还听见窑里有女人的声音，可当他这么叫了几声之后，窑里却鸦雀无声了。而且听得出那加杠子、顶门的声音。他断言：这家里只有女人，没有男人。他不能再走近一步，也不能再这么地叫下去了。

他又悠悠忽忽地退出那土窑院，悠悠忽忽地朝那边空窑洞走。想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再说。

可是当他返身走了百十步远后，听得后边窑门有响声。回头看时，见那木板门开了个缝儿，从那半开的门缝里，他看到一个穿一身孝服的女人的身子。他想回转身子，求她发点慈悲，给点吃的充饥。可又一想：人家死了人，正在哀痛之时，而且又只是个独身女人在家，自己这大男子汉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地方，讨扰人家多有不便。便仍然悠悠忽忽地朝着那边的空窑洞走去。

“叔叔，给，吃！”

他猛回头，见一个赤着脚，头上裹块白孝布约摸有四五岁的小女孩，从后面跑来喊住他，同时小小的手送过来一块烤熟的红薯。他抓过来张大嘴连皮便往嘴里塞。等他把红薯两口吃完，想要抱起这小女孩亲亲，谢谢，问问的时候，那小女孩已飞跑回去

了。待到她一进窑门，那门便又紧紧地关上了。

不知他喃喃地说了些什么话。又继续往前走。虽然头还是晕晕乎乎的，可身上腿上好像有劲了——那块红薯顶事了。

他走到那空窑洞口一看：是个半截土窑。灰土很厚，上面落满了鸟毛鸟屎和一些杂柴禾秆。钻在窑顶上小窟窿里的野鸽子，被他惊得扑楞楞飞走了。他走进窑洞，里边又有一个小洞。他走近看时，草堆里边卧着一个动物。他看不清是狼，还是狐狸？或者野狗？便举起手里柱的树枝，准备和它争夺这块宝地，或者竟把它打死，剥来烤熟好充饥。

只见那野兽慢慢起来，弓着身子，呲着牙，两眼射着凶光，恶狠狠地摆出要和他扑斗的架势。这时他才看清那是只大灰狼。他掂了掂手里那根折来的枯树枝，太轻太细。但这时已无退路，便仗着胆，也恶狠狠地向前一步一步地逼进……

那大灰狼看看那像木棒的东西要打下来，它便狂嚎一声，猛地一窜，窜出窑去了。

他知道它不上也不追赶。弯腰进了狼窝：茅草一堆，腥臭扑鼻。这时天已大黑他也顾不了许多，趁着狼暖热的那堆茅草坐下来，躺下去……

悠悠忽忽，忽忽悠悠。大约是半夜时分，他猛听得那边有砸门的声音，接着是撕打的声音，接着是哭声，——女人的哭声，小孩的哭声……

他腾地从狼窝里，从茅草堆里跳起来，拾起他那根木棒，趁着朦胧的月光大步跑了出去。静耳细听：声响竟是从那个窑院门里传过来的。他心知不妙，冲着叫声跑去……

他跌跌撞撞，恍恍惚惚地颠到那个窑洞前，从那破了纸的窗洞里，望了进去——只见一条黑脸大汉，发似蓬蓬茅草，眼如赤

红铜铃。假坐在那妇人的炕头上，一脸淫笑，满口脏话，动脚动手地调戏那妇人。

那妇人吓得抱着小女儿直往炕角后边躲，颤兢兢地哀哀求饶。女儿也吓得直哭。

那黑汉丝毫不让，他把他腰里插的那把钢刀抽出来，在那妇人和女孩的眼前晃了两晃，厉声喝叫她们不准哭，不要躲。然后将那明晃晃的钢刀放在炕沿上，袖子一挽，翻上炕去，猛地一把将那妇人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抓了过来。那小女孩扒住母亲哭着不放。那黑汉飞起一脚将女孩踢开，便来撕扯女人的衣服……

他在窗外看着那强盗对女人要行暴，他气得全身冒火，想要扑进去救人，打那恶棍。可是他浑身酸困无力，直不起腰，拉不开步，好像瘫了似地在那里干着急……

那女人气得用口骂，用牙咬，用脚踢，拼命地在反抗，两人在地下撕打起来。打了一阵，那女人力气渐怯。那黑汉一手像铁钳似地钳住那女人的双手，一手像刀子般地在撕剥着她的孝服，脱掉她的花布袄，亮出了她的白嫩乳房，再往下摸，往下扯，扯掉她的长裤，撕她的短裤……

那女人拼命反抗，大声喊叫，双脚乱踢……

那黑汉淫笑着一边死死地抱住她，一边脱自己的衣服……

看着那女人已失去了反抗的力量，看着那黑大汉已剥光了那女人的衣裳，撕开了她的短裤，那黑大汉猛力将那女人板倒炕上，像野兽般地狂扑过去，压了上去……

这时的他热血上冲，猛地跳了起来，一脚将门踢开，猛地冲了进去，一把抓住那黑大汉的蓬蓬头发，猛地一扯，一提，一摔，便把他摔在炕底下，先狠狠地连踢三脚，然后挥拳便打。那黑大汉喊爹叫爷的求饶，抱着头在地下打滚。

他这时又觉得晕晕乎乎地没有了力气，便停了手脚。可他刚一停手脚，那黑大汉便翻身起来，抢过他放在炕头的那把钢刀，照着他的头猛地砍来……

他又猛地惊醒了些，又有了力气，便腾地飞起一脚将那钢刀打落在地，他上前抢过钢刀，照着黑大汉的黑心窝猛力刺去……

只觉得一股污血溅了他一身。他扭身便走。

“恩人请留步！”那女人穿好衣袄，拭着泪走过来留他。

“叔叔，我给你烤红薯！你吃！吃！”那小女孩跑来牵他的手。

“杀人了！抓杀人凶手！”从山坡上跑来很多人，又是拿刀的，还有拿枪的，喊着，跑着，要来抓他……

二 神秘的人物

他不慌不忙，亲了亲小女孩的脸，择开她的小手，对那恳留他的女人摆摆手，说声再会，便转身冲了出去。

“哼！你们这些狗娘养的，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！”他奋力用拳打去……

“哎哟！痛死我了！”他猛地醒来，睁眼看时，自己还躺在山坡上的石场旁。刚才那一拳正打在他选中凿枕头的那块青石上。石头被打碎了，他的手也打痛了。

“哎呀！怎么做了那么个怪梦？”他无心再在这里做打石工的活，把放在身旁的打石工具——铁锤、铁凿、和吃饭喝水用的碗、缸子，统统装进白布印花褡裢，背上准备走。可往哪儿去呢？

“路在哪儿呢？”他停立山头，自个问自个。

“路在那儿！”一个白头老翁指给他说。

他抬头望去——

那边有条白印儿，模糊不清。远远望去，似路非路：——在莽丛林岭峰间，它像一条斑斓的彩带晃晃悠悠地在飘动；在沟沟壑壑的黄土地上，它又像一条受伤的银蛇曲曲扭扭地在爬行。到了一个绝岩处，却又断了路。它便昂起头，吐着火焰，在探测，在寻找冲过去的……

它确是一条路——一条宽宽窄窄，坑坑洼洼，荆棘漫道，荒草丛生的路，是一条见晒成土窝，逢雨成泥潭的路。它送过千万个勇者从这里冲出绝境，开辟新天地，走上光辉的美境；也曾见

过万千个弱者在这里徘徊，绝望，终于颓然倒下；更见过不少人从这里走入歧途，抱恨终生……

现在，这条历史的，现实的所孕育所延伸的是路非路的路，真如一条受伤的白色的蛇，曲曲折折地绕行到了平阳县周家堡的城门口了……

这周家堡背靠秦岭，脚蹬渭水，是关中平原上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城堡，但却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极富于历史感的城堡。

堡内住的原都是姬姓，是吊民伐罪，灭纣兴周的周武王的后代。他们早先确曾辉煌过一阵子的。后来不久，秦始皇灭周朝，统一了六国。这周家堡里的姬家后代，先是愤愤不平，后是惶惶不安，再后又变成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。就连这姓氏也觉得背了时，怕在新朝里招祸祟。

有个聪明的姬氏老遗民，率先将“姬”姓改为“周”姓。觉得这既保持了先人的荣光，又没了妨碍，免得引起秦始皇的警惕，以求后发。其余的人不但觉得是个妙着，且又作了新的创造：说那“姬”字笔画多，形体又不雅——你看左边是个“女”字，而女人是最没出息的，是最下贱的奴隶。这半个女人，就注定了气运不长，必遭奴役无疑。而那边又是个“臣”不像“臣”，“巨”不是“巨”的半捺字。若果是“巨”字，还有“大”的意思，倒也要得。如若是“臣”字，那就更霉气。因为不论多大的“臣”，只能做皇帝的奴才。自己做不了主，事小，更多的是做了杀头的料。这是何等的可怕呀！于是便也跟着改“姬”为“周”了。但也有想和秦始皇讨近乎想改为“嬴”的。可一则那“嬴”字难写，二则嫌上压“亡”字，中夹“女”字，既不吉利也不美气。于是便改姓了“秦”。这“秦”字呢，三人为众，有靠头，躺在禾谷堆上，有吃头。于是改姓“秦”的也不少。后来秦被项羽打败，项羽气壮心粗，不抠字眼，不但对姓秦的未

加迫害，还将秦降将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各封为王，被称为三秦。于是这城堡里的秦氏宗族便很快地繁衍起来，很快压过周氏宗族。后来世事变迁，汉、唐、宋几代王朝，先后兴起，刘、李、赵几姓的人丁，繁衍得特快，也打进了空虚城堡。直至今日，这城堡虽然仍名“周家堡”，但实际早已不是周家的一统天下，而是周、秦、张、王、李、赵几大家共同占据的一个小小地盘，一个古色古香，斑烂破旧的空荡荡的古城堡了。

说它是城堡，其实不过是个土围子。这土围子的土墙都已剥落，长满了荒草。几处塌陷成了大缺口。多处被贪便宜的人掘土，掘成了大洞。那窄窄的城门，那倾歪的城楼，随时都有倒塌下来砸死人的危险。但，人们照旧慢悠悠，散涣涣地出出进进，并不在乎。他们说：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样子，哪能说倒就倒，又哪能就塌在我头上呢！于是这土围子里的人悠悠然，浑浑然地过日子，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复一代……

在古城堡的周围，也零零散散地摆布着几个村庄。这些村庄的人家，多是外来户，有的是看上了这里的水土好——土厚水甜，能长庄稼能养人；有的是逃荒来的，在这里打工躲难，见这里土地肥，人厚道，不愿离开，搭个棚，挖个洞，便住下来。扛活、垦荒，做小生意也就有了生计。加之这些人比当地人更为勤俭，手头渐渐宽裕起来。他们从破落的地主手里置买田地，房屋，扩展地盘，日久便成了这里的住户。不过这些住户，一直被叫做客户，是城堡里周家，秦家，刘家，李家这些老户所看不起。他们特别看不起在城堡南边，沿着土坡打窑洞住下的林家，和在城东门顺着城壕沿搭棚子住着的姓石的石匠。

这姓林的确是外来的客户。不过他们在这里定居也整整五十多年了。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？——说起来还真有段历史缘

由呢！

最早来这里的林家老头子，原是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的广东。年轻时很崇敬民族英雄戚继光，便为自己取名林崇光。林则徐到广东禁烟那年，他才十五岁，正在羊城书院读书，准备应考。但他非常痛恨洋人用鸦片毒害中国人，非常赞成林则徐所说的烟不禁则“数十年后，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，且无可充饷之银”的话。林则徐一到广东他就上书检举了广州各处大小烟贩和屯户的姓名，地址。又揭发了广州水师受贿为烟贩放行的内幕。深得林则徐的器重与信任。便放弃科举在林则徐门下当差，1839年6月3日在虎门开始焚烟时，就是他率先奋勇下到海滩挖池，点火焚烟的。

禁烟失败，林则徐被革职贬谪新疆伊犁。他一路小心伴随，寸步不离。行至西安，因受病疫侵袭，病重不能行。林则徐看护他多日，见他病情总不见好转，怕误了行期，朝廷怪罪下来，担当不起。只好留了些银两，托人小心看护，自己依依不舍，洒泪西行。

林崇光在旅舍内住了一年多，病才有些好转。但与林则徐已失去联系。且因路途遥远，他病虽有些好转，但尚未痊愈，不能远行，又不知林则徐的确实行止。眼见朝政更加腐败，洋人越发横行无忌，他报国无门，流落关中。一日来到太白山底下平阳县周家堡。周家主人周老爷见他虽然瘦弱，但还精干，伶俐，问他愿不愿在他家扛活。他肚子正饿得咕咕地响，自然说愿意，于是便在周家扛起长活来。

一干便是二十多年，凭着他的力气，凭着他的精细，他积攒了点钱，在城堡南面的山坡上打了两个窑洞住下来，仍以扛工为生。但他仍不忘怀国事，每当听到或看到清政府向洋人屈膝签订

卖国条约时，他都要站在城堡大门口大声扬气地骂“卖国贼”“昏君无能”“丧权辱国”等等话。好在天高皇帝远，乡下人尽管保守、愚昧，但都恨洋人，恨奸臣，很爱国，没有人去告密。还爱听他骂街哩。

慈禧太后被洋人打得带上小皇帝逃到西安避难那次，他暗藏短刀，混进西安，一心想刺杀这个丧权辱国的大昏虫。只因昏虫防范很严，他那农民装束，外地口音，无法近身。直到慈禧和小皇帝又溜回北京，他才恨恨地回来。别人问他：“干啥去了？”他回答：“学杀猪，没抓着货。”

他因贫，成家晚，得子也晚。56岁上才得一子，取名继武。意思：一是要儿子继承祖先的志愿，奋发图强，报效祖国。

可是因为他已年老体弱，风蚀残年。勉强能管得了妻儿的吃喝，在其它事上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日子过的很是栖惶……

那石家呢？

石家现在只剩下刚才做梦，梦醒后又向历史老人问路的这个石匠——石勇了。

周家堡的老户、客户，至今还弄不清这石家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这老石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真的是以打石为生的石匠吗？

这确实是个谜——

40年前，这个老石匠就到了这里。那时他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，腰壮腿粗，一身蛮力，背个布褡裢，内装凿子，锤子，锉子等工具。自称是石工，专打名贵硬石顽石，青岗岩石，花岗岩石。手到石开，要多大做多大，要多小做多小。更善于镌刻各类碑坊文字，各类器皿花纹，要多巧有多巧。他就是凭着这一身蛮力，一手巧艺，给这家打石料，为那家刻字碑，落脚住在这里的。

其实，他并不是凿石头的石匠，而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

儿子石勇。40多年前，亦即太平天国发生“天京事变”后，他随父亲石达开率领一支太平军，转战浙江、福建、湖南、广西、四川。1863年在四川的大渡河边，被清军重重包围，陷入绝境，突围不得。母亲抱两个幼弟投井殉节。父亲石达开为了“舍命以全三军”壮烈殉难。他其时才9岁。由一员副将保护，匹马只身冲出重围。副将因负伤过重，中途死了。他只好只身逃亡。当时清军搜捕他正紧，各地悬榜捉拿，寸步难行。他只好躲在深山之中。带马不便，杀马为食又于心不忍。几次驱赶它，放它走，它也像舍不得主人似的，恋恋不走。早上赶出去，晚上又跑了回来，而且像为他鸣不平似的长嘶短啸，他更怕惹出事来。便仿照战国时田单驱火牛以败敌军的技巧，给马尾马上扎缚了几根干柴棍，将它牵到山坡下，让它面朝山口小径，亲了亲，拍了拍它，然后点着它的尾巴，又猛击它一掌。那马尾巴着火，又惊又疼便飞也似地狂奔而去。他擦了擦泪，又赶快转到另一处深山上去。

他在那个山上碰到了——一个老石匠。老石匠正在埋头凿一块大石料，他默默地给他递水，擦汗，帮着搬挪大石料。等到老石匠住手歇息时，才发现这位无言无语地帮他干活的后生，心里很是喜欢，便把自己布包里带的干粮拿出来给他吃。他也没客气，接过来，深深一揖，便大口大地吃了。老石匠更加欢喜。

老石匠是个细心人，在他吃干粮、喝水的时候，对他细细端详了一番；见他衣衫虽然破烂不堪，却不像农民衣裳，额上、颈上、臂上、腿上有几处伤痕，却不是狗啃蛇咬，打架斗殴伤的。再看他那动作，气派，虽然是饿得面黄肌瘦，但眉宇间却有一副英俊豪迈之气，胸膛内滚动着灼人的不平火焰，而那深邃的双目炯炯有神，有一种逼人的力量。这，这哪里像咱们的家娃、庄户人家的子弟呢？

老石匠正这么端详着这后生。忽然猛地想起他十天前，去城里赶集时，见路上、城门口、街上、都贴着捉拿太平军大将翼王石达开儿子石勇的告示和画像。呀！那告示上说的年龄，身材画像，和眼前这后生一般模样……

他，他，他是……

那石勇也并不粗心。他见老石匠一个劲儿地在审视自己，而审视时，脸上又不断显出惊讶之色。他深怕被老汉认了出来，报告官府。便将那饼子囫囵吞下，站起身来，深深一躬道：“多谢老伯一饭之恩！就此告别！”转身要走。

老汉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这里方圆一千八百里，全是清兵布防，张榜悬赏捉拿翼王石达开的三公子石勇。你纵非石勇，可身材，相貌和他十分相似。若被拿住，定砍不饶！你说你要到哪儿去？你能向哪儿去？岂非走死路，投罗网！”

石勇见老汉认出了自己，不觉骇出一身汗来，连忙道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是，不是……”

老石匠仍然不慌不忙地说：“现在是昏君主政，奸臣当道，洋鬼子任意横行，无恶不作，老百姓遭殃。我们都怀念太平天国那‘有田同耕，有饭同食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使，无处不均匀，无处不温饱’的日子。你要是信过我，就跟我学打石头，等风声过后，你要去哪儿，我都不挡。”最后还重重地说：“我老汉今年 60 岁，可从不做亏心事！”

就这样，石勇跟老石匠学石工，在山里躲了五六年。长得腰圆体壮，两膀生力。他一心出山为父报仇。待到清廷放松搜捕后，他便换上师母给他做的一身粗布衣服，带上石匠师傅给他的铁锤、铁凿，和师母给他烙的饼子，煮的鸡蛋，以干石匠活为名，走出了久困的山谷。

向哪儿去呢？

其时，清政府已同英、法、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天津条约》、《瑷珲条约》。中国的反动政府与外国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，狼狈为奸，残酷镇压太平军军民，天京陷落，天王洪秀全已死，干王洪仁玕与幼主死难，英王陈玉成战死，忠王李秀成被俘身死。整个南方和中原一带，太平军已完全被打散，无可投奔，无处立足了。

仇未报，恨难消！

面对青山，泪暗落……

无可奈何。他便以做石工为掩护，东奔西走，暗暗打听到，太平天国军在南京，中原失败后，有一支太平军与捻军会合，在梁王张宗禹率领下，从河南许昌突进陕西。在陕西又与当时起义的回民军联合起来，多次打败清军，声势很大。他便急急地翻巴山，越秦岭，想来与张宗禹的西路军会合，重整旗鼓，再树太平天国大旗，收复天京，挺进北京。但不幸的是，在他只身到达陕西之后，张宗禹所带领的西路军，为了解救东路军，在山东寿光之围，挥师东进，行至太行山下，东路军已被消灭，他们成了深入敌后无援无靠的孤军，被清军重重包围，突围不得，全军覆没，清王朝又得以巩固其统治。

石勇一点希望也没有了。孤身一人，只好在周家堡靠东城壕沿搭个棚住了下来，仍以打石为生。

周家堡南门外有棵大槐树，腰杆粗壮，枝条挺拔，盘曲有致。叶子虽已不甚繁密，却也并不稀落。周家堡子外边的人都说，这是他们祖先在明朝洪武皇帝年间，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动身过黄河向陕西大迁移的时候，从那大槐树下采的的种子，种在这里发芽的。是他们祖先世代保护，浇灌长大的。如今已有五

六百年了，是一棵亲爱的值得纪念的树。

周家堡人，不论堡里堡外，都爱在这儿乘凉，歇晌，评理、抬杠、传消息、编闲传、摆龙门阵。也议论县里、省里，以至京城里的奇闻、异事。于是这里就成了周家堡的舆论中心。又因为吃午饭和喝晚汤的时候，端着大老碗、粗碟子，嚼着黄黄的包谷面馍，来这里吃饭，听消息，发议论，谈婆姨，说鬼怪狐仙的特别多，于是这里又成饭场，或者，女人炊事手工艺展览会。

石勇的家就在这棵大槐树的土壤下面。它一面紧靠城壕，一面临近一条深沟，这沟是山上发大水时，一次又一次冲刷而成的，故名洪沟。

石勇先是靠周家堡的城壕搭个棚子住下的，后来顺着沟崖打了两个小窑洞。打洞不花钱，要的是力气。于是他便由小而大，由窄而宽，再加上他的石匠手艺，又凿了几块石墩石板，装饰其间。于是他便有了两只冬暖夏凉的土屋，一个能遮风避雨的所在。只是年近五十，无力娶妻，孤身一人，十分凄凉。

黄河九曲十八弯，
行路还比登天难。
沉沉大地生荆棘，
茫茫神州未曙天。
千年历史兴浩叹，
万里山河梦里圆。
代代英烈苦求索，
留得情缘在人间。